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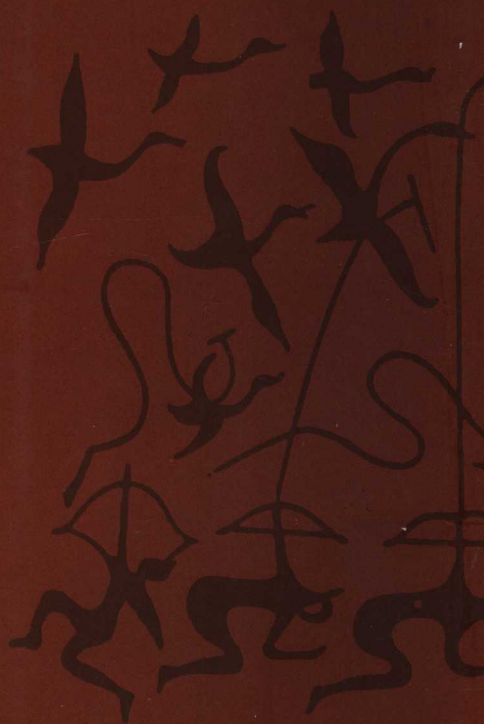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周祖謨 撰

爾雅校箋

雲南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周祖謨 撰

爾雅校箋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爾雅校箋/周祖謨撰.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4.11 (2006. 11 重印)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ISBN 7 - 222 - 04219 - 9

I. 爾... II. 周... III. 爾雅 - 校勘 IV. H1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6962 號

責任編輯 王小燕
特邀編輯 郭永秉
傅傑
裝幀設計 楊曉東
責任校對 海雲
責任印制 劉偉能

書名	爾雅校箋
作者	周祖謨 撰
出版	雲南人民出版社
發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編	650034
網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public.km.yn.cn
開本	889 × 1194 1/32
印張	10
字數	200 千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3001 - 5000
排版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	雲南新華印刷一廠
書號	ISBN 7 - 222 - 04219 - 9
定價	30.00 元

尊敬的讀者: 若你購買的我社圖書存在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發行部電話: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郵購)

爾雅校箋重刊弁言

傅 傑

周祖謨先生（一九一五——一九九五）一生致力於古漢語與古文獻研究，尤孜孜於漢語言文字學典籍的校勘，從二十三歲出版《廣韻校本》，到辭世時尚未終卷的《釋名校箋》，卓有成就的校書生涯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留下了《方言校箋》、《唐五代韻書集存》等一系列傳世之作。本書一九八四年曾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印行，是作者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典籍校勘力作，既沒有如《釋名校箋》殘稿那樣成為現代學術史上永遠的遺憾，水準自然也較少作《廣韻校本》更為爐火純青。

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的《爾雅》，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最早的一部『所以疏通故訓，系類繁稱，辨別名物，取資多識』（周先生《重印雅學考跋》語）的訓詁專書，由於資料豐富，內容廣博，『經師據之以明古訓，辭人資之以獵文華』，故而漢代開始即有專門注家。至晉代大學者郭璞『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為《爾雅注》，其後《爾雅》及郭注的研究者可謂代不乏人。然以成書久遠，加之事繁辭博，《爾雅》及郭注傳本中的文字問題始終構成了對學者的困擾，令學者每以不得善本為憾。既是史學大家、又以《爾雅》研究名世的邵晉涵在《爾雅正義》序中就曾慨嘆，《爾雅》雖為五經館鑄，『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訛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浸

晦』。清代不少學者就此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但或囿於見聞，或限於學力，問題仍然未能徹底解決。

囿於見聞，是指經眼的古本或不夠豐富；限於學力，是指相關的知識或不夠全面。而周先生在這兩方面都具備了前人有所不及的承擔校定《爾雅》的優厚條件。就見聞而言，一則可以利用清人或不及見的敦煌古寫本、多種宋刻本、引錄了《爾雅》與郭注的多種唐以前典籍的善本以及日本所印的《香要抄》、《令抄》、《篆隸萬象名義》、《倭名類聚抄》、《字鏡》等；二則可以借鑒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學者如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箋疏》、阮元的《爾雅注疏》、校勘記、王樹枏的《爾雅》郭注佚存訂補等校勘成果。就學力而言，一則作者作為當代傑出的古漢語與古文獻專家，對音韻、文字、訓詁之學既有精深的造詣，又有長期從事古籍校勘的經驗；二則作者對《爾雅》及郭注究心已久，自剛過弱冠校勘胡元玉《雅學考》起，已陸續撰寫了《爾雅》之作者及其成書年代、《爾雅》郭璞注古本跋、《郭璞〈爾雅注〉與〈爾雅音義〉》、《書鄭樵〈爾雅注〉後》等專文，本書成稿於中年，寫定於晚年，已是作者一生功力所萃。是以《校箋》之作，既因廣羅古本，得以貫通條例；又因精研小學，得以明斷是非，從而終於為我們貢獻了一部難得的《爾雅》校定本。

所謂校勘，校是比對異同，勘是審核訂正。周先生論校勘，以為校易而勘難，蓋以校之所需只是細心，勘之所需則在博學明辨（參看周文《古籍校勘述例》與《論校勘古書的方法》）。這與段玉裁在《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中的名論『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是一脈相

承的。而《校箋》所提供給我們的，就不僅有備列異文的校記，更有詳辨正誤的勘語。例如《釋詁第一》：『愍、神、溢，慎也。』原本《玉篇》言部『謐』下引：『《爾雅》：謐、靜，吝也。』（『吝』即古『慎』字）『謐』字今本此條不載。劉師培懷疑此條『愍』字顧野王所據《爾雅》作『謐』。周先生則指出：『愍』字《釋文》音祕，而『謐』字《玉篇》音莫枯反，二者『字音不同，劉說恐未爲得』。不是精熟音理，大概是很難不爲劉氏所誤導的。又如《釋器第六》：『婦人之褱謂之綱。綱，綏也。』郭注：『即今之香纓也。褱邪交落帶系於褱，因名爲褱。綏，系也。』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云：

《詩》正義引郭注此下有『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系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綱，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系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褱爲帨巾，失之也』共四十七字，審爲郭注，正義有申難之辭，未知何時逸去。《釋文》于『著』字、『重』字皆無音，未詳也。

又云：

『既嫁』當作未嫁，或作許嫁。《士昏禮》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系也。

《詩》正義所引『此女子既（許）嫁之所著』至『以申戒之』一段在原本《玉篇》『綱』字下亦被引錄，但題

爲『音義』曰』，與郭注不相混。周先生裁斷說：

是此數語乃出郭氏《爾雅音義》，非注文也。王樹枏曾引用原本《玉篇》以校《爾雅》，獨於此無說，仍援引阮氏《校勘記》，恐非由於疏忽，蓋有意避去，以維護其所謂今本《爾雅》郭注已有刪節之說耳。

其實這個問題周先生在早年所作的《郭璞〈爾雅注〉與〈爾雅音義〉》中就已勘破，只是批評沒有如此尖銳而已。在校勘中不僅能洞見前人之誤，而且能洞見前人致誤之由與背後的心態，這已是我們讀《爾雅校箋》意外獲得的趣味了。而校勘的最高境界，也正是應與老吏斷案一般無二的吧。朱祖延先生主編的《爾雅詁林叙錄》概括《校箋》的特點爲底本善、取證富、體例密、校勘精，并稱『本書是迄今爲止最好的一部《爾雅》校本，是研究《爾雅》和利用《爾雅》研究古代訓詁和詞匯必不可少的一部參考書』，這無疑是並不誇張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附識：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到新近出版的多卷本《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版）皆記周祖謨先生生年爲一九一四年。按白化文先生《周燕孫老師二三事》：『周老師屬虎，生于民國三年甲寅，即公元一九一四年。生日是農曆十一月十九日。解放後，爲了避免戶口登記等囉嗦，就以公曆

十一月十九日爲生日。實際上，周先生生於公曆一九一五年一月四日，活了八十歲零十天。此雖小事，編輯先生年譜、學譜的後來人可能不知，故附記於此。『《退士閑文》，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四月版〕本文因訂正爲一九一五年。

爾雅校箋序

《爾雅》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訓釋詞語的書。作者為誰，已不可考。漢代傳說是周公所作。魏張揖《進廣雅表》又說：『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那都是不足信的。

從這部書的內容看，有解釋經傳文字的，也有解釋先秦子書的，其中還有戰國秦漢之間的地理名稱。這樣看來，《爾雅》這部書大約是戰國至西漢之間的學者累積編寫而成的。

《漢書藝文志》著錄《爾雅》二十篇，今存十九篇，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為《釋詁》、《釋訓》、《釋親》，中卷為《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下卷為《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古代書籍由簡策發展為卷軸，篇卷的分合一般沒有甚麼意義，只求卷軸大小粗細相稱，以便插架尋檢而已。《爾雅》上中下三卷篇目的分配也同樣是沒有甚麼意義的。不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事類名目相近的不能不比次在一起。

語言的詞彙包括的方面很廣。《爾雅》的前三篇，即《釋詁》、《釋言》、《釋訓》是講解語詞的。《釋親》以下都是解釋事物名稱的。先由人事和人所做的宮室、器物列起，然後敘列天地自然的名稱和植物、動物的名稱，加以解釋。這代表古人對於事物名稱的一種粗疏的分類法。事物的名稱每有古

今方俗之異。《爾雅》中或以今語釋古語，或以通語釋方言，對於我們了解古代的事物和古人對各種事物的稱謂以及古今詞義的發展都極為有用。

據古代書籍所載，《爾雅》從東漢時期已開始流行起來，漢魏之間為《爾雅》作注的就有許多家，文字也互有異同。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中所記就有犍為舍人、李巡、樊光、孫炎諸家，可是從唐代以後這些書都逐漸亡佚。流傳較廣而且一直傳流到現在的是晉代的郭璞注本。郭璞研究《爾雅》十八年，用力很深。他參考樊光、孫炎所注，多所發明，並且又作《爾雅音義》和《爾雅圖》以補前人所不備。可惜音和圖，宋以後亡佚不存，而他的注釋則歷代傳習不廢。後世注解《爾雅》的人也都以郭注為底本。

郭璞注本《爾雅》有唐代開成石經本，只有原文，無注文；有原文和注文的有宋刻監本，有宋刻十行本，還有元刻本、明刻本。但書經傳寫刻板，總不免有譌誤。清人從事刊正文字譌誤的，以儀徵阮元的《爾雅注疏校勘記》最為人稱道。阮書刻於《十三經注疏》中《爾雅注疏》之後，以明吳元恭仿宋刻本為底本，參證《經典釋文》、唐石經和宋刻邢昺《疏》、讎校異同，比證極細，所記多出臧庸（在東）之手。後來歸安嚴元照又有《爾雅匡名》一書，大體以《爾雅》與《說文解字》相校，主旨在於刊正文字，講明字有假借，與一般校讎不同。以上兩家所見古本秘籍不多，如原本《玉篇》、慧琳《一切經音義》之類的古書，當時還沒有由日本傳至中國。到光緒年間，新城王樹枏作《爾雅郭注佚存訂補》一書，所見書籍已多，頗有發明。不過，原書中有些譌誤還沒有改正，並且把前代書中所引郭璞的

《爾雅音義》誤與《爾雅注》混為一談。所引各書也多未記明卷數，缺誤尚多。為了便於研討，有必要重加校勘。現在據一九三一年故宮博物院所印《天祿琳琅叢書》宋刻本《爾雅》郭注加點句讀，取其字大醒目。別取敦煌所出《爾雅》白文殘卷和《爾雅》郭注本殘卷以及前代字書、韻書、音義書、類書等所引《爾雅》文字與之對校，並擇取清代學者的成說，寫成《校箋》三卷，附於原書之後，以備應用。《爾雅》研究古代訓詁和詞彙者參考。

一九八三年三月記於北京大學綠蔭清韻書屋

凡例

一、《爾雅》郭注傳本不一。唐開成石經本有正文，無注文。有正文和注文的，有《天祿琳琅叢書》所收宋監本，《古逸叢書》影刻宋覆蜀大字本，《四部叢刊》影印鐵琴銅劍樓舊藏宋刻十行本，又有明吳元恭據元雪窗書院仿宋刻本等。宋刻本『朗、敬、殷、匡、恒、徵、桓、慎』等字都缺末筆，當為南宋時所刻。宋刻十行本三卷，每卷末附有《爾雅音釋》，一字一音，不知是否為後蜀母昭裔所作。現在以《天祿琳琅叢書》本為底本，根據十行本和其他資料進行校勘。

二、《爾雅》除宋代刻本以外，敦煌石室所出古籍中有唐寫本《爾雅》兩種。一種是伯希和編號三七一九，自《釋詁》也遘逢遇也』起至《釋訓》『委委佗佗美也』止，共八十行，無注文，字畫拙劣，謄誤、脫漏、衍文也多。另一種有郭注，存卷中《釋天》『四時』下『秋為收成』起，至《釋水》末止。原件分裂為三段，伯希和編為二六六一、三七三五和五五二一叁號。卷末有『天寶八載八月廿九日寫』一行，有草書『張真乾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略尋，乃知時所重，亦不妄也』一行，又有『大曆九年二月廿七日書主尹朝宗書記』一行。這一種殘卷與宋刻本不同處甚多，而且正文旁有朱筆疏記的反切讀音，不知取自何書。這是今日所見《爾雅》最早的唐代寫本了。可惜所存不多。根據這一種殘卷可以改正今本很多謬誤。

三、清代學者有關《爾雅》的著述很多，在校勘版本文字方面以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和王樹

枌《爾雅》郭注佚存訂補》比較詳備。現在參取兩家書，別採其他古代字書、韻書、音義書等校正異同。六朝與隋唐間所傳的《爾雅》，文字也並不一致。如顧野王原本《玉篇》所引《爾雅》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多相合；而《經典釋文》所出的正文與今本就不盡相同，而注文中所舉的別本則與今本相同者多。又如李善《文選》注與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爾雅》的文字也往往不一致。足見在沒有刻本書以前，師承傳授各異，所以文字不同。今日所見宋刻本都是南宋孝宗時刻本，『慎』字缺筆，『惇』字不缺筆，文字差異不多。郭注中『也』字大都被刊落，跟唐寫本不同。『也』在句末多為判斷之詞，有些『也』字是不宜省略的。為了推尋舊本面貌，遇到這種情形，《校箋》中也一併注出，不以詞費為嫌。

四、《爾雅》所收古代詞語既多，而郭注又極繁富，讀起來很不容易。今取原書加點句讀，以便研討。凡所加符號，力求符合文意。凡郭注引書稱『某書曰』的，如果是原句，『曰』字下點冒號；如果只表示某書稱說如此，而不是原句，『曰』字下則不加冒號，以示區別。

五、《爾雅》書中古字和不常用的字極多，閱讀時，讀音是一個煩難的問題。宋刻十行本則於每卷後分別附載《音釋》。《音釋》擇字注音，以採用直音方式為主，其中用反切注音的不多，所以極便領會。現在就取《音釋》按照宋刻十行本的方法附於各卷之末，不另加注音。

六、《校箋》所參考的書籍有三十餘種。其中所引用的《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和邢昺《爾雅疏》都是《四部叢刊》本，《經典釋文》是《通志堂經解》本，玄應《一切經音義》和慧苑《華嚴經音義》是同治間曹籀刻本，慧琳《一切經音義》是影印日本獅谷白蓮社本，唐慎微《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是一九

○四年柯逢時刻本。北齊《修文殿御覽》見《鳴沙石室佚書》、《香要抄》、《令抄》見日本所印《群書類從》、《玉燭寶典》見《古逸叢書》。日本空海所撰《篆隸萬象名義》、源順所撰《倭名類聚抄》和釋昌住所撰《字鏡》同為日本印本。《三教指歸注》是原李木齋所藏舊抄本，《輔行記》是一八八二年張心泰輯刻本。

天祿琳琅叢書之一

宋監本爾雅郭注

章炳麟題



總目

爾雅校箋序	一
凡例	四
爾雅	一
卷上	三
音釋卷上	五三
卷中	五九
音釋卷中	一〇七
卷下	一一三
音釋卷下	一六九
爾雅校箋	一七九



中

爾雅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
興詠惣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号者也
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
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
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辯其
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